

無極○之實相印——如來藏真義禪解(四)

胡春業

3.3 本來覺悟說：眾生本具如來智慧

眾生本具如來智慧的本覺思想，是如來藏思想的根本特點之一。佛法身 (buddha) 在因位為諸煩惱雜染所染覆，雖然如此，但其自性清淨心本來明淨，猶如太陽。佛本是覺悟者之義，因此眾生內具佛性也就含有本來覺悟的含義。這種內在的明淨性在瑜伽行派的如來藏著述《寶性論》中被詮釋為大智慧之顯現 (avabhassas)。

《寶性論》卷二引《華嚴經》證明眾生本具如來智慧的本覺思想：

是故經云：復次佛子，如來智慧無處不至。何以故？已於一切眾生界中，終無有一眾生身中而不具足如來功德及智慧者，但眾生顛倒，不知如來智，遠離顛倒，起一切智，無師智、無礙智。……佛子，如來智慧、無相智慧、無礙智慧具足在於眾生身中（一切眾生心相續中）……爾時如來……作如是言：奇哉奇哉，云何如來具足智慧在於身中而不知見，我當方便教彼眾生覺悟

聖道，悉令永離一切妄想顛倒垢縛，令具足見如來智慧在其身內於佛無異。⁸

此段為中國佛教各宗派極為重視之引語。明確主張眾生本具如來智慧與功德。眾生本具如來智慧不能現前，是由於妄想顛倒垢之纏縛。但如果遵佛言教修行，當可去垢證得。但從「智慧本具」到「智慧現前」，必須經過依教修行破障的過程。

華嚴宗的中心思想是性起，即法界緣起說。法界，又名如來藏、自性清淨心（法界即如來藏、即自性清淨心；本性清淨，本來覺悟），屬性，又屬智慧。於此，眾生和佛無有差別。一切皆是無極真空法界自性清淨心的顯現。所以法界是佛性。《勝鬘》說：如來藏是法界藏。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亦即一切眾生無始平等所具法界體，所謂無極○之如來藏自性清淨心。法界，即真如法性，為一切法無始平等具有，所以稱平等無極法界體。此平等無極法界體眾生界無始備具，生佛平等，即是成佛之內在根據，或者說即佛體性，因此，佛性即如

來藏。

華嚴宗還提出靈知，即空寂而靈明之知。此知即是本覺。由此靈知衆生決定可以成佛。因此，靈知也是正因佛性。如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二云：「……故妄念本寂，塵境本空，空寂之心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眞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藉緣生，不因境起。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由無始迷之故，妄執身心爲我，起貪瞋等念，若得善友開示，頓悟空寂之知。」大正藏四十八。

禪宗是最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其佛性觀在重視真心、本覺等義理上與華嚴宗相近。在禪宗的祖師慧能那裏，自性及心是佛性；如說自性本淨，自性能生萬法；又說心一念悟即佛，心一念迷即凡夫，即心即佛等。慧能還說，衆生本來覺悟，即衆生本具如來之智慧，因此，本覺也是佛性。六祖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共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

禪宗在後來的發展中又進一步發展出事事皆是般若法性的顯現的思想，如青青翠竹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法性，及「觸目是道」，「即事而眞」等。此「事事」

也可看成是佛性。總之，禪宗有四種正因佛性：心、自性、本覺、事事。

四、中國佛教如來藏心性論

從源流看，印度如來藏思想在《央掘魔羅經》、《勝鬘經》、《大乘莊嚴經論》等以及其所宗的《楞伽經》、《密嚴經》等的發展，轉變成一種心性如來藏理論，即承許心性眞如作爲心的實性，含藏如來一切智慧功德，即是如來藏，而此如來藏於一切法「是依、是持、是建立」。心性如來藏論在中國佛教的根本經典《大乘起信論》、《圓覺經》、《楞嚴經》中發生轉向，在本體論方面強調本覺，並將本體論與緣起論（發生論）兩個向度合一，而形成中國佛教如來藏心性論。

即承許眞如如來藏爲一，爲一切法之體，但這裏不可以否定其對一切淨法的已然具足。否則也就否定了本覺。無爲與有爲的體用關係與因果關係不可以剝離隔離。《大乘起信論》是中國化佛教的根本經典，在其中闡明了中國佛教兩大理論支柱，即在本體論意義上「本覺說」，以及在緣起論（發生論）意義上的「眞如緣起說」，並且提出了中國化佛教的理論結構模式「一心二門」說。由此，中國化佛教開始構建心性如來藏學說的最精緻的理論形態。在中國化佛教中，唯有天台宗與華

嚴宗建構了複雜理論體系，但天台宗的「一念無明法性心」之性具說以及華嚴宗「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之性起說，皆是在《大乘起信論》的直接影響下形成的。《大乘起信論》所提出之一心，乃是超越的眞常心，此眞常心是一切法的依止；所謂一切法，乃是包容生死流轉的一切法，以及清淨無漏的一切法。這一切法的兩面，都依止於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華嚴宗判大乘終極教義之《起信論》的緣起門謂眞如緣起，如來藏緣起。略謂一切衆生皆有本覺眞心，亦名佛性、如來藏、心眞如，具足諸佛所證的一切清淨功德，爲世間出世間一切法的體性，隨緣現爲世出世間一切法。由不覺此眞心而生無明，以無明爲本起生滅之八識，造成生死流轉的衆生界；然雖流轉生死，眞如隨緣而不變，如來藏不滅。若轉迷爲悟，則見本來是佛，與佛無異。衆生與佛，區別唯在迷悟，而迷之悟，皆依一眞心本覺而起。

諸佛順法性而起（眞如），受用常樂我淨；衆生逆法性而起念生心（生滅），則生死流轉六道。

一切法的都依止於一心（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爲就表示由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可以開出二門爲一是生滅門爲指的是生死流轉的現象，有生有滅，剎那變化，所謂「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另一則是眞如門，即開出清淨法界門。眞如是針對無漏清淨法而講的。這樣一心開

二門的架構就創立出世了。

順著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直接生出的是無漏清淨法，對於有漏污染的生滅變化，生滅門的形成起因，則是由於無明風動（《大乘起信論》將無明比作風）的導致，也就是《大乘起信論》所說的：「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合和，非一非異，名爲阿賴耶識。」不生不滅是針對自性清淨心這一面而言，而生滅則指的是生死流轉法；不生不滅與生滅二者和合起來，不一不異，構成阿賴耶識。我們從這裏看到《大乘起信論》認爲阿賴耶識具有雙重性：既有虛妄的污染性，又有絕對的清淨性。我們的眞心雖然本來清淨，但只要一昏沉，只要一念忽然不覺，隨即墮入無明。這股幽暗的無明業力，是生死輪迴的根本。比如，無明風一吹動，平靜的心湖就會起波浪，波浪並不是水的本性，因風吹動而興，風停止波浪也就隨之而消失。這說明一切法的虛妄不實。

因爲《大乘起信論》「一心」正因原本不二，故開出的二門是不一不異的體用關係，在眞如門（性體）攝用（相用），亦即攝一切法，即攝用以歸體；在心生滅門，心生滅用（相用）攝體（性體），亦即攝一切法，即攝體以成相用。《大乘起信論》的思想總綱，就是在於「一心二門」的核心思想結構。

一心：是指宇宙的本體實體。這本體實體乃絕對平

等，而非相對差別。寂滅者為一心，一心名如來藏。如來藏本具如來智慧德相，如來藏是自性清淨心。是萬法之源，衆妙之體。靈昧不昧，清淨空寂。無相之知，不用之用。森羅實印而周遍法界。

心真如門：是一心的體，是從絕對無限的本體方面觀察說明一心。重在說明心真如的無相與不變性，以及一切法之平等性、整體性。在心真如的絕對界，宇宙無染淨之別，無真妄之別，無佛凡之別，無物心之別，是平等無差別的。

心生滅門：是一心的相，是從相對差別的現象方面觀察說明一心。重在說明一切法的虛妄不實，以及如來藏與生滅和合（即非一非異），而有流轉與還滅之發生。在心生滅門的相對界，宇宙截然的具有染淨、真妄、佛凡、物心的差別。

一心真如與如來藏原本不二，只是專就生滅因緣言及一心，則有如來藏之名而已。這種判斷在佛教史上已成定論。但筆者認為其中有一點問題值得商榷：生滅門與如來藏有關，但心生滅（生滅心）畢竟不是如來藏，生滅心所依者才是如來藏。若將如來藏與心生滅劃等號，是否說得通？一心二門之說是否來自於「寂滅者名為一心，一心者名為如來藏」之說？筆者認為一心二門之說是在一心的無為體、有為用之體用結構說基礎上的自

然發展。

關於《大乘起信論》中「二門」與一切法的闡述，慧遠的《淨影疏》曾提出兩種釋義。其一是：（心真如中皆攝出世間一切法，心生滅中皆攝世間一切法，故名總攝也）；其二是：（心真如中皆攝世間一切法，心生滅亦爾）。法藏與元曉皆取第二義，強調心真如、心生滅二門皆攝盡世間、出世間的一切諸法，法藏由此發揮華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旨，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大乘起信論》如來藏思想到華嚴圓教「理事礙」乃至「事事無礙」的圓融無礙法界觀，以及這其中的義理根據的發展與創造。

在《大乘起信論》中言明瞭如來藏為雜染所熏習，即是不生滅與生滅和合的阿賴耶識，依此識，有無明，而起意識，因此呈現的是宋譯的結構模式：如來藏（實相般若）……阿賴耶識（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阿賴耶識與無明——意識。在因位，心性真如含藏果地一切如來德相，為無明雜染所覆，如寶在身，如礦石含金，就是具三十二的如來纏裹於衆生身中，衆生不知，但是衆生成佛之內在根據，即如來藏。真如如來藏，自性清淨（有自性相），具足一切如來淨法（有本覺義），而為客塵雜染所覆（所謂「在纏」，即客塵雜染纏覆之義，即真如的覆蓋相，有不覺義），如同珍寶蒙汙

，光明不現；待到客塵雜染滌淨，如來藏「出纏」（即眞如的出離相，有始覺悟義），如來三身成就，一切智慧功德顯現，如同珍寶離垢，光明頓現。是謂「在纏如來藏，出纏淨法身」。但不論在纏與出纏，如來藏不增不減，即所謂在凡不減，在聖不增。蒙染垢而有生死，離染垢即是法身。可有：

如來藏（自性相，本覺義）

在纏（覆障義，不覺義）
出纏（出離相，始覺義）

如來藏爲不生滅之法，其不在阿賴耶識中，因此阿賴耶識就是生滅法，把不生不滅的如來藏識獨立於生滅的阿賴耶識之外作爲第九識是宋譯（宋朝翻譯的大正藏十六卷七佛性品）關於如來藏、阿賴耶識與生滅法三者的關係論斷。這是非常值得認同的觀點

《大乘起信論》從生滅法滅的角度進一步言明心體（如來藏）與心相（生滅心）的關係。

問曰：若心滅者云何相續？若相續者云何說空究竟滅？

答曰：所言滅者，唯心相滅，非心體滅。如風依水而有動相。若水滅者，則風相斷絕無所依止，以水不滅風相相續。唯風相故，動相隨滅，非是水滅。無明亦爾，依心體而動。若心體滅，則衆生斷絕，無所依止。以

體不滅，心得相續。唯癡滅故，心相隨滅，非心智滅。

9

心體恒存，無明滅，心相滅但心體不滅。《大乘起信論》偏重「唯心」的心性論如來藏思想論調隨處可見，語句如「一切法本來唯心」，「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心性不生不滅」，「即是眞心，常恒不變，淨法滿足」，「是心從本已來自性清淨。……雖有染心，而常恒不變」，「所謂心性常無念，故名爲不變」，「一切境界，本來一心」等。

由於《大乘起信論》作者自始至終將不二法門的根本義諦貫徹其爲如來藏緣起論（包括實相門、緣起門、心性門、心識門與解脫門）的哲理奠基。所以我們可以說，偏重心性（眞常唯心論）的如來藏緣起論只是表露了《大乘起信論》思想的表面結構，表面上，心性論構成心識論與緣起論的理論基礎，而形成如來藏緣起體系。而藏在這表面結構底下的不二法門才是構成深層結構的本來源頭。若無此源頭根本，整個如來藏緣起論就難以建立，甚難以自圓其論。

最勝義諦的不二法門，顯示一切諸法眞正平等不二爲皆無實質的體相存在，緣起化性空生，性空不生即無生！這完全符合般若經系與中觀論系「緣起性空」或

「一切法空」、「無生」的真諦。不二法門是大乘佛教諸宗都不可乖違的共法。如華嚴宗的性起論、天臺宗的性具論、禪教圓頓性覺論、唯識法相宗的最勝義諦（眞如、勝義無所生之說），皆不外是不二法門的大乘共法施設而成的個別方便說法。皆未跳出已經預設此不二法門的框架。

《起信論》在言及眞如時說：「言眞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眞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眞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爲眞如。作者還說：「當知眞如自性，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相，非一相，非異相，非非一相，非非異相，非一異俱相。乃至總說，依一切衆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別，皆不相應。故說爲空。若離妄心，實無可空故」。

眞如（如來藏）使一切諸法之體，爲一切法只平等所依，凡聖如一，無起無滅，爲內在性，爲本，故稱根本（所）依；而妄者生滅之心是一切有爲法的左接（所）依。用「以不達一法界故，心不相應忽然念起，名無明」，故離四句絕萬非之後一切無可得，而妄念妄心（無明），除去之後，亦無法可空。這其中隱藏還有一個「熏習」、「染淨」的特義。簡言概之，「無明熏習眞

如」是一切染法緣起的根本，染法流轉直接原因是眞如與無相和合成的無明妄心。（實際即是如來藏思想與無爲依唯識思想中共許的心性本淨之意，心性眞如被虛妄分別客塵雜染所染，而是染相）；反之，「眞如（自體）熏無明」是淨法緣起即還滅的內在原因。也是成佛的根據與可能。淨法生起的直接原因是對治六染的修行，即聞思修之熏習。

由於《大乘起信論》的理論結構以不二法門與實存門（速悟門）的根本契合爲始基，（依附不二門與心性論）才有二諦門的成立，又依二諦門再有（如來藏）緣起門、實相門（心性門、心識門）及其它諸門的分別成立。《大乘起信論》所說實乃眞如緣起，位於業惑緣起，賴耶緣起之上，而爲法界緣起的階梯。法界緣起是用眞如緣起形成的，可知其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全文完）

註：

8. 梵漢對照《究竟一乘寶性論》中村瑞隆編，華宇出版社一九八八第四十三、四十五頁

9. 梁譯《大乘起信論》，大正藏三十二。